

陈淑桦 · 陶晶莹 · 性

何春蕤

许多女人每次听见陈淑桦的〈一生守候〉都深有所感。在娓娓细诉的幽幽歌声中，一个寂寞的女性道出她的等待：

等待你慢慢地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
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告诉我你的未来属于我……
等待你轻轻拉我的手，陪着我长长的路慢慢走……
等待你紧紧拥抱着我，告诉我你的心里只有我……

令人难过的是，这个（假定已经成年的）女性在感情的事上无力采取任何主动，她只能等候；等候那个男人到来，等候他表态，等候他留下。而且，她也无法直接告诉这个男人这些话，只得以轻柔的低姿态，间接以歌声向世界倾诉她的期望。

或许歌中虚构的女主角正陷在与有妇之夫的爱恋中（歌词中也说「管别人心怎么想，眼怎么看，

话怎么说」)，因此不能采取太主动的做法，而只能在小小的爱巢中自我安慰式的进行「一生的执着」。可是，一般来说，女性在感情和婚姻的事情上本来就是被视为被动的一方，只能等候白马王子的降临，却不能主动去大街小巷中找他，追他。

年少之时，女性的被动位置还有法子改善。她们有学校生活、社团活动、宗教聚会等等「正当场合及理由」，可以用集体或小团体的方式为自己与对象制造一些可能产生接触或滋生情感的机会，在所谓自然的、偶然的、正常的掩护下，迂回地达成主动的效果。

可是一旦成年就业，女性发现自己的路突然变得十分窄小，由于教育程度、职业取向、生活形态等等因素的区隔，她们愈来愈缺少广泛的机会与场合，再加上我们社会「女有归」的传统作祟，成年女性的额头似乎被烙上了「择偶中」的印记，只要她们参与任何户内户外的感性知性之旅，就会引人联想她在主动找对象，这种压力当然更使得成年女性缚手缚脚，不敢妄动，只能默默等待所谓「缘分」的到来。

成年女性对美好爱情与婚姻的憧憬在〈一生守候〉的深情期许中找到了表达，而年纪渐长却仍小姑独处的陈淑桦正好吻合了她们的自我形象，提供了幻想的抒发化身。

但是，这种被动的退缩态度已不能满足新一代充满自信的年轻女孩。因而新秀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才唱出了「看见好的男孩，我一定去追」的主动战略，以开朗而理直气壮的心情（「像我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对」）来面对两性互动关系。

可惜，即使这个看来主动的求偶策略也必须加以包装淡化，才能出现在市场和媒体中。首先，女

孩子的主动态度必须先决条件：「看见」「好的」男孩才能主动追；这个假设留下了两个借口，让许多女孩可以用「我还没有看见好的男孩」来解释自己为何只坐着「看」而不起身去「找」，也让许多女孩在等候抽象虚幻的「好的男孩」中蹉跎岁月，在口头的主动和崇高的理想中掩饰实际的被动。

其次，这个表面主动的策略必须以一个没有威胁性的低姿态出现。所以音乐带中呈现的是可爱童稚圆脸的陶晶莹（而非叛逆形象的李明依），以清越的童音唱出撒娇般的词句，淡化本来可能有点不易被男人接受的女性主动策略，而代以天真无邪小妹妹的少年勇气（「我的心永远不会碎」）。结果，歌者虽然宣告主动，但是她的涉世未深（「我还没有机会替任何人伤悲」）和讨人怜爱的天真形象根本不会威胁到男性在求偶过程中的主控权，男人觉得他还是罩得住的。

成年女性在婚姻上的主动或少年女性在爱情上的主动为什么对男性来说有那么大的威胁呢？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主动都暗暗隐涵第三种主动，即便是女人在性方面的主动。这种主动直接挑起男人在无意识中对本身性能力的焦虑，对那些在这方面缺乏信心的男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因此，〈一生守候〉以默默深情替代成年女性对性的需求，〈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以童稚天真的「无性」状态，模糊少年女性的性冲动（讽刺的是，国中生模样的陶晶莹事实上当时已经大学四年级了）。毕竟，女性唯有以这种性压抑的形式呈现自己才能被那些缺乏信心的男人接受。

这样说来，父权制度规范女性被动是因为男人在无意识中恐惧她们主动，而这种恐惧则源自男人对本身性能力的焦虑。

